# 說苑/卷14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

權謀

說苑
至公
作者：劉向

指武

書曰：「不偏不黨，王道蕩蕩。」言至公也。古有行大公者，帝堯是也。貴為天子，富有天下，得舜而傳之，不私於其子孫也。去天下若遺　，於天下猶然，況其細於天下乎？非帝堯孰能行之？孔子曰：「巍巍乎！惟天為大，惟堯則之。」易曰：「無首，吉。」此蓋人君之至公也。夫以公與天下，其德大矣。推之於此，刑之於彼，萬姓之所戴，後世之所則也。彼人臣之公，治官事則不營私家，在公門則不言貨利，當公法則不阿親戚，奉公舉賢則不避仇讎，忠於事君，仁於利下，推之以恕道，行之以不黨，伊呂是也。故顯名存於今，是之謂公。詩云：「周道如砥，其直如矢，君子所履，小人所視。」此之謂也。夫公生明，偏生暗，端慤生達，詐偽生塞，誠信生神，夸誕生惑，此六者，君子之所慎也，而禹桀之所以分也。詩云：「疾威上帝，其命多辟。」言不公也。

吳王壽夢有四子，長曰謁，次曰餘祭，次曰夷昧，次曰季札，號曰：延陵季子。最賢，三兄皆知之。於是王壽夢薨，謁以位讓季子，季子終不肯當，謁乃為約曰：「季子賢，使國及季子，則吳可以興。」乃兄弟相繼，飲食必祝曰：「使吾早死，令國及季子。」謁死，餘祭立；餘祭死，夷昧立；夷昧死，次及季子。季子時使行不在。庶兄僚曰：「我亦兄也。」乃自立為吳王。季子使還，復事如故。謁子光曰：「以吾父之意，則國當歸季子，以繼嗣之法，則我適也，當代之君，僚何為也？」乃使專諸刺僚殺之，以位讓季子，季子曰：「爾殺吾君，吾受爾國，則吾與爾為共篡也。爾殺吾兄，吾又殺汝，則

是昆弟父子相殺無已時也。」卒去之延陵，終身不入吳。君子以其不殺為仁，以其不取國為義。夫不以國私身，捐千乘而不恨，棄尊位而無忿，可以庶幾矣。

諸侯之義死社稷，大王委國而去，何也？夫聖人不欲強暴侵陵百姓，故使諸侯死國守其民。大王有至仁之恩，不忍戰百姓，故事勳育戎氏以犬馬珍幣，而伐不止。問其所欲者，土地也。於是屬其群臣耆老，而告之曰：「土地者，所以養人也，不以所以養而害其慈也，吾將去之。」遂居岐山之下。邠人負幼扶老從之，如歸父母。三遷而民五倍其初者，皆興仁義趣上之事。君子守國安民，非特鬥兵罷殺士眾而已。不私其身惟民，足用保民，蓋所以去國之義也，是謂至公耳。

辛櫟見魯穆公曰：「周公不如太公之賢也。」穆公曰：「子何以言之？」辛櫟對曰：「周公擇地而封曲阜；太公擇地而封營丘，爵士等，其地不若營丘之美，人民不如營丘之眾。不徒若是，營丘又有天固。」穆公心慚，不能應也。辛櫟趨而出。南宮邊子入，穆公具以辛櫟之言語南宮邊子。南宮邊子曰：「昔周成王之卜居成周也。其命龜曰：『予一人兼有天下，辟就百姓，敢無中土乎？使予有罪，則四方伐之，無難得也。』周公卜居曲阜，其命龜曰：『作邑乎山之陽，賢則茂昌，不賢則速亡。』季孫行父之戒其子也，曰：『吾欲室之俠於兩社之間也。使吾後世有不能事上者，使其替之益速。』如是則曰：『賢則茂昌，不賢則速亡。』安在擇地而封哉？或示有天固也。辛櫟之言小人也，子無復道也。」

秦始皇帝既吞天下，乃召群臣而議曰：「古者五帝禪賢，三王世繼，孰是？將為之。」博士七十人未對。鮑白令之對曰：「天下官，則讓賢是也；天下家，則世繼是也。故五帝以天下為官，三王以天下為家。」秦始皇帝仰天而歎曰：「吾德出于五帝，吾將官天下，誰可使代我後者。」鮑白令之對曰：「陛下行桀紂之道，欲為五帝之禪，非陛下所能行也。」秦始皇帝大怒曰：「令之前，若何以言我行桀紂之道也。趣說之，不解則死。」令之對曰：「臣請說之，陛下築臺干雲，宮殿五里，建千石之鐘，萬石之　，婦女連百，倡優累千，興作驪山宮室至雍，相繼不絕，所以自奉者，殫天下，竭民力，偏駮自私，不能以及人，陛下所謂自營僅存之主也。何暇比德五帝，欲官天下哉？」始皇闇然無以應之，面有慚色。久之，曰：「令之之言，乃令眾醜我。」遂罷謀，無禪意也。

齊景公嘗賞賜及後宮，文繡被臺榭，菽粟食鳧鴈。出而見殣，謂晏子曰：「此何為而死？」晏子對曰：「此餒而死。」公曰：「嘻！寡人之無德也，何甚矣！」晏子對曰：「君之德著而彰，何為無德也？」景公曰：「何謂也？」對曰：「君之德及後宮與臺榭，君

之玩物，衣以文繡，君之堯鴈，食以菽粟，君之營內自樂，延及後宮之族，何為其無德也？顧臣願有請於君，由君之意，自樂之心，推而與百姓同之，則何殣之有？君不推此而苟營內好私，使財貨偏有所聚，菽粟幣帛腐於囷府，惠不遍加于百姓，公心不周乎國，則桀紂之所以亡也。夫士民之所以叛，由偏之也。君如察臣嬰之言，推君之盛德，公布之於天下，則湯武可為也，一殣何足恤哉？」

楚共王出獵而遺其弓，左右請求之，共王曰：「止，楚人遺弓，楚人得之，又何求焉？」仲尼聞之，曰：「惜乎其不大，亦曰：『人遺弓，人得之而已，何必楚也！』」仲尼所謂大公也。

萬章問曰：「孔子於衛主雍睢，於齊主寺人瘠環，有諸？」孟子曰：「否！不然。好事者為之也。於衛主顏讎由，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，兄弟也。彌子謂子路曰：『孔子主我，衛卿可得也。』子路以告。孔子曰：『有命。』孔子進之以禮，退之以義，得之不得曰有命，而主雍睢與寺人瘠環，是無命也。孔子不說於魯衛，將適宋，遭桓司馬，將要而殺之，微服過宋，是孔子嘗阨，主司城貞子，為陳侯周臣。吾聞之，觀近臣以其所為之主，觀遠臣以其所主，如孔子主雍睢與寺人瘠環，何以為孔子乎？」

夫子行說七十諸侯無定處，意欲使天下之民各得其所，而道不行。退而修春秋，采毫毛之善，貶纖介之惡，人事浹，王道備，精和聖制，上通於天而麟至，此天之知夫子也。於是喟然而歎曰：「天以至明為不可蔽乎？日何為而食也？地以至安為不可危乎？地何為而動？」天地尚有動蔽，是故賢聖說於世而不得行其道，故災異並作也。夫子曰：「不怨天，不尤人，下學而上達，知我者其天乎！」

孔子生於亂世，莫之能容也。故言行於君，澤加於民，然後仕。言不行於君，澤不加於民則處。孔子懷天覆之心，挾仁聖之德，憫時俗之汙泥，傷紀綱之廢壞，服重歷遠，周流應聘，乃俟幸施道以子百姓，而當世諸侯莫能任用，是以德積而不肆，大道屈而不伸，海內不蒙其化，群生不被其恩，故喟然而歎曰：「而有用我者，則吾其為東周乎！」故孔子行說，非欲私身，運德於一城，將欲舒之於天下，而建之於群生者耳。

秦晉戰交敵，秦使人謂晉將軍曰：「三軍之士皆未息，明日請復戰。」臾駢曰：「使者目動而言肆，懼我，將遁矣，迫之河，必敗之。」趙盾曰：「死傷未收而棄之，不惠也。不待期而迫人於險，無勇也，請待。」秦人夜遁。

子胥將之吳，辭其友申包胥曰：「後三年，楚不亡，吾不見子矣！」申包胥曰：「子其勉之！吾未可以助子，助子是伐宗廟也；止子是無以為友。雖然，子亡之，我存之，於是乎觀楚一存一亡也。」後三年，吳師伐楚，昭王出走，申包胥不受命西見秦伯曰：「吳無道，兵強人眾，將征天下，始於楚，寡君出走，居雲夢，使下臣告急。」哀公曰：「諾，吾固將圖之。」申包胥不罷朝，立於秦庭，晝夜哭，七日七夜不絕聲。哀公曰：「有臣如此，可不救乎？」興師救楚，吳人聞之，引兵而還，昭王反，復欲封申包胥，申包胥辭曰：「救亡非為名也，功成受賜，是賣勇也。」辭不受，遂退隱，終身不見。詩云：「凡民有喪，匍匐救之。」

楚令尹虞丘子復於莊王曰：「臣聞奉公行法，可以得榮，能淺行薄，無望上位，不名仁智，無求顯榮，才之所不著，無當其處。臣為令尹十年矣，國不加治，獄訟不息，處士不升，淫禍不討，久踐高位，妨群賢路，尸祿素餐，貪欲無饜，臣之罪當稽於理，臣竊選國俊下里之士孫叔敖，秀羸多能，其性無欲，君舉而授之政，則國可使治而士民可使附。」莊王曰：「子輔寡人，寡人得以長於中國，令行於絕域，遂霸諸侯，非子如何？」虞丘子曰：「久固祿位者，貪也；不進賢達能者，誣也；不讓以位者，不廉也；不能三者，不忠也。為人臣不忠，君王又何以為忠？臣願固辭。」莊王從之，賜虞子采地三百，號曰「國老」，以孫叔敖為令尹。少焉，虞丘子家干法，孫叔敖執而戮之。虞丘子喜，入見於王曰：「臣言孫叔敖果可使持國政，奉國法而不黨，施刑戮而不骫，可謂公平。」莊王曰：「夫子之賜也已！」

趙宣子言韓獻子於晉侯曰：「其為人不黨，治眾不亂，臨死不恐。」晉侯以為中軍尉。河曲之役，趙宣子之車干行，韓獻子戮其僕，人皆曰：「韓獻子必死矣，其主朝昇之，而暮戮其僕，誰能待之！」役罷，趙宣子觴大夫，爵三行曰：「二三子可以賀我。」二三子曰：「不知所賀。」宣子曰：「我言韓厥於君，言之而不當，必受其刑。今吾車失次而戮之僕，可謂不黨矣。是吾言當也。」二三子再拜稽首曰：「不惟晉國適享之，乃唐叔是賴之，敢不再拜稽首乎？」

晉文公問於咎犯曰：「誰可使為西河守者？」咎犯對曰：「虞子羔可也。」公曰：「非汝之讎也？」對曰：「君問可為守者，非問臣之讎也。」羔見咎犯而謝之曰：「幸赦臣之過，薦之於君，得為西河守。」咎犯曰：「薦子者公也，怨子者私也，吾不以私事害公事，子其去矣，顧吾射子也！」

楚文王伐鄧，使王子革王子靈共捃菜，二子出採，見老丈人載畚，乞焉，不與，搏而奪

之。王聞之，令皆拘二子，將殺之。大夫辭曰：「取畚信有罪，然殺之非其罪也，君若何殺之？」言卒，丈人造軍而言曰：「鄧為無道，故伐之，今君公之子搏而奪吾畚，無道甚於鄧。」呼天而號，君聞之，群臣恐，君見之曰：「討有罪而橫奪，非所以禁暴也；恃力虐老，非所以教幼也；愛子棄法，非所以保國也；私二子、滅三行，非所以從政也，丈人舍之矣。」謝之軍門之外耳。

楚令尹子文之族有干法者，廷理拘之，聞其令尹之族也而釋之。子文召廷理而責之曰：「凡立廷理者將以司犯王令而察觸國法也。夫直士持法，柔而不撓；剛而不折。今棄法而背令而釋犯法者，是為理不端，懷心不公也。豈吾營私之意也，何廷理之駮於法也！吾在上位以率士民，士民或怨，而吾不能免之於法。今吾族犯法甚明，而使廷理因緣吾心而釋之，是吾不公之心，明著於國也。執一國之柄而以私聞，與吾生不以義，不若吾死也。遂致其族人於廷理曰：「不是刑也，吾將死！」廷理懼，遂刑其族人。成王聞之，不及履而至于子文之室曰：「寡人幼少，置理失其人，以違夫子之意。」於是黜廷理而尊子文，使及內政。國人聞之，曰：「若令尹之公也，吾黨何憂乎？」乃相與作歌曰：「子文之族，犯國法程，廷理釋之，子文不聽，恤顧怨萌，方正公平。」

楚莊王有茅門者法曰：「群臣大夫諸公子入朝，馬蹄蹂霤者斬其輈而戮其御。」太子入朝，馬蹄蹂霤。廷理斬其輈而戮其御。太子大怒，入為王泣曰：「為我誅廷理。」王曰：「法者所以敬宗廟，尊社稷，故能立法從令尊敬社稷者，社稷之臣也，安可以加誅？夫犯法廢令，不尊敬社稷，是臣棄君，下陵上也。臣棄君則主失威，下陵上則上位危，社稷不守，吾何以遺子？」太子乃還走避舍，再拜請死。

楚莊王之時，太子車立於茅門之內，少師慶逐之，太子怒，入謁王曰：「少師慶逐臣之車。王曰：「舍之，老君在前而不踰，少君在後而不豫，是國之寶臣也。」

吳王闔廬為伍子胥興師復讎於楚。子胥諫曰：「諸侯不為匹夫興師，且事君猶事父也，虧君之義，復父之讎，臣不為也。」於是止。其後因事而後復其父讎也，如子胥可謂不以公事趨私矣。

孔子為魯司寇，聽獄必師斷，敦敦然皆立，然後君子進曰：「某子以為何若，某子以為云云。」又曰：「某子以為何若，某子曰云云。」辯矣。然後君子幾當從某子云云乎，以君子之知，豈必待某子之云云，然後知所以斷獄哉？君子之敬讓也，文辭有可與人共之者，君子不獨有也。

子羔為衛政，刖人之足。衛之君臣亂，子羔走郭門，郭門閉，刖者守門，曰：「於彼有缺！」子羔曰：「君子不踰。」曰：「於彼有竇。」子羔曰：「君子不遂。」曰：「於此有室。」子羔入，追者罷。子羔將去，謂刖者曰：「吾不能虧損主之法令而親刖子之足，吾在難中，此乃子之報怨時也，何故逃我？」刖者曰：「斷足固我罪也，無可奈何。君之治臣也，傾側法令，先後臣以法，欲臣之免於法也，臣知之。獄決罪定，臨當論刑，君愀然不樂，見於顏色，臣又知之。君豈私臣哉？天生仁人之心，其固然也。此臣之所以脫君也。」孔子聞之，曰：「善為吏者樹德，不善為吏者樹怨。公行之也，其子羔之謂歟？」

此西漢作品在全世界都屬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